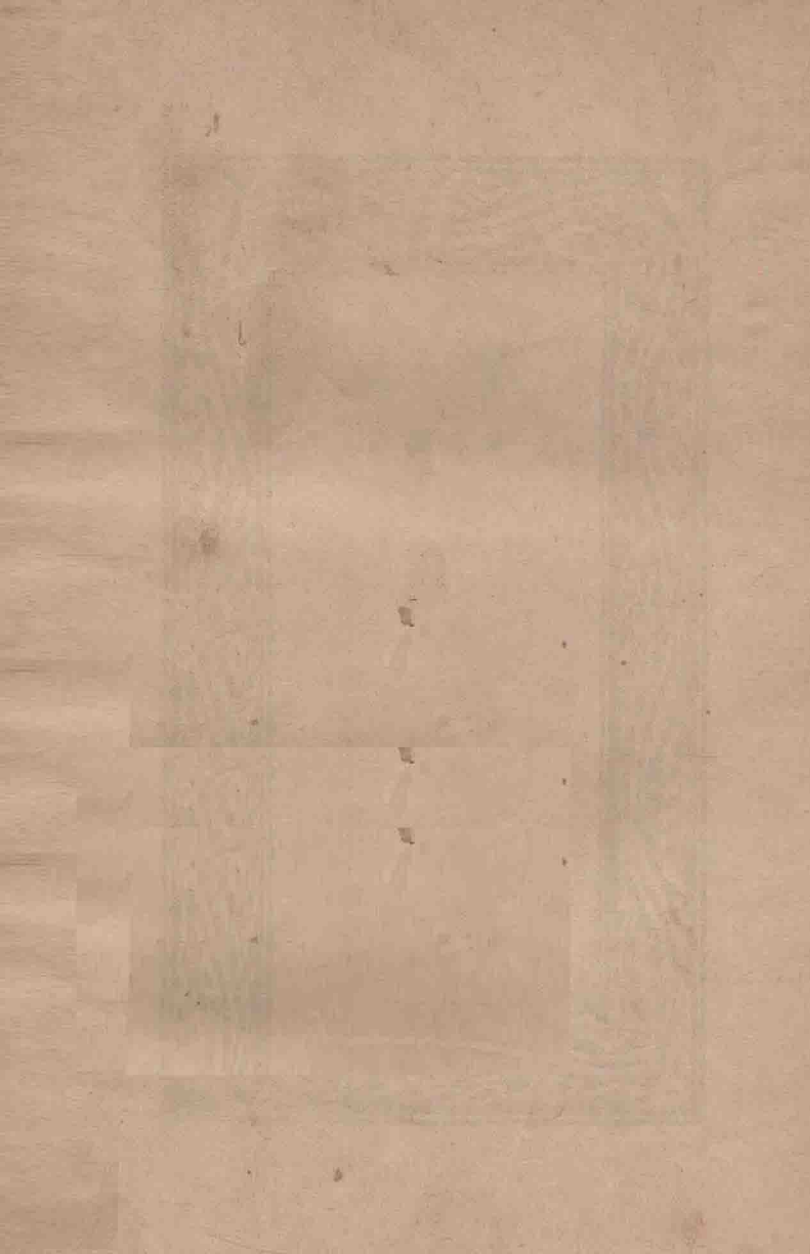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流 亡

洪靈菲著

現代書局印行

1932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1929, 4, 15, 初版

1932, 11, 9, 四版

4001—5000 冊

分店

漢口 南京 北平 廣州
福州 廈門 杭州 鄭州
開封 汕頭 成都 九江

現代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
出版者

現代書局

印刷者

現代印刷公司

發行者

洪雪帆

著作者

洪靈菲

流亡

實價七角

自 叙

在饑寒交逼，營養不良的狀態下；我終於絞着腸，忍着苦把這頭胎嬰孩——流亡——產生出來了。因為窮得要命，所以臨產時，只在一間昏黑的，臭濕的貧民窟裏，在一張破舊而沒有美感的臥榻上，死挺挺地，拚命一送，便把牠弄出地面來了。這嬰孩！這嬰孩！唉，只聽到牠的哭聲的微弱，看到牠的臉色的蒼白，便知道牠是多麼不健康！多麼難以長大起來！這真是，使到做牠的娘親的多麼傷心和失望！但，這有什麼辦法呢？！這有什麼辦法呢？！

在細雨黃昏，除夕只是隔兩天便到了的殘年的哀緒中，我抱着這個新生的嬰孩到各處拍賣！滿街的巡捕，和路上過往的行人都在釘視着我！這真是，使我覺得又是羞恥！又是傷心！爲什麼，在這樣人家正在鬧着團聚，穿好衫褲，說吉利話的時候，我偏要把這苦命的嬰兒賣去呢？唉！惟天知道！不！天又是什麼！唉！啊！吁！噫！……

在描寫的手腕，敘述的技巧，修辭的工夫各方面批判起來，我自己承認，流亡這篇幼稚的產物，可說完全是失敗的。但取材方面，和文章立場方面，總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傾向，和一種新的努力。但，無論如何，我承認這篇總是失敗的。我但願把這個失敗的死屍給這新時代和我一樣年青的作家踐踏着，踐踏着，做他們到成功之路去的橋樑。我自己，當然亦願意這樣做。

末了，我在這兒感謝郁達夫先生把牠熱烈的介紹，感謝我的愛人夢芳女士把牠細心的抄寫和校正。……

十七，一，廿一。

序 詩

我像旅行着沙漠，
口也乾了，喉也渴了！
給予我以安慰的，
只有望不窮的碧空，
只有行不盡的黃沙！

我像旅行着荒山，
膽也寒了，心也慄了！
給予我以安慰的，

只有寒林的驚濤，
只有虎豹覓食的叫嗥！

我像飄流着在大海，
頭也昏了，神也亂了！
給予我以安慰的，
只有機聲的譟罵，
只有黑浪的白眼！

我像禁錮着在牢獄，
人瘦了，病也深了！
給予我以安慰的，
只有鐵窗外一線的曙光，
只有鐵窗內強烈的奇臭！

—

約莫是晚上十點鐘了，天上沒有星，也沒有月，只是下着絲絲微雨。是暮春天氣，被樹林包住着的 T 村（這村離革命發祥地的 C 城不到一里路遠。）這時正被薄寒和悽靜佔據着。

在一座門外糾纏着牽牛藤的齋寺門口，忽然有四條人影在蠕動着。這四條人影，遠遠地望去，雖然不能夠把他們的面容看清楚，但他們蠕動的方向，大概是可約略看出的。他們從這座齋寺右轉，溜過一條靠牆翳樹的小道，再左轉直走。不久

便溜到一座頹老的古屋去。

這古屋因爲年紀太老了，牠的顏色和着夜色一樣幽暗。牠的門口有兩株大龍眼樹蟠據着，繁枝密葉，撼撼作聲。這些人影中間，一個狀似中年婦人的把鎖着的門，輕輕地，不敢弄出聲音來地，用鑰匙開着。餘的這幾條人影都幽幽地塞進這古屋裏去。這狀類中年婦人的也隨着進來，把她同行的另一位狀類婦人的手上持着的燈，拿過手來點亮着，放在門側的一隻椅子上。她們幽幽地耳語了一回，這兩個狀似婦人的，便又踏着足尖走出門外，把門依舊鎖着，逕自去了。

這時候，屋裏留下的只是一對人影；這對人影從淒暗的燈光下，可以把他們一男一女的狀貌看出來。那男的是個瘦長身材，廣額，隆鼻，目光炯炯有神，又是英偉，又是消瘦，年約二十三四歲的樣子。那女的約莫十八九歲，穿着一身女學生制服，剪髮，身材俊俏，面部秀潤，兩頰像玫瑰花色一樣，眼媚，唇怯。這時候，兩人的態度都是又是戰慄，又是高興的樣子。照這古屋裏的鬼氣陰森和時覺奇

臭這方面考察起來，我們不難想像到這個地方原爲租給人家安置着棺材之用。屋裏的老鼠，實在是太多了；牠們這樣不顧一切的噪鬧着，真有點要把人抬到洞穴裏撕食的意思！

供給他們今晚睡覺的，是一隻佔據這古屋的面積四分之一的大榻，——牠是這樣大，而且舊，而且時發奇臭，被一套由白轉黑的紋帳包住，床板上掩蓋着一條紅黑色的毛氈。他們各把外衣，外褲脫去，把燈吹熄，各懷抱着一種怕羞而又歡喜的心理，摸摸索索地都在這破榻上睡着了。

但，在這種恐怖的狀態中，他們那裏睡得成。這時候，最使他們難堪的，便是門外時不時有那吠不住的狗吠聲。那位女性這時只是僵臥着，像一具冷屍似的不動。那男的，翻來覆去，只是得不到一刻的安息。他機械地吻着她的前額，吻着她的雙唇，吻着她的前胸；她只是僵臥着，不敢移動。每當屋外的犬聲吠得太利害，或樓上的鼠聲鬧得太凶時，他便把他的頭葬在她的懷間，把他的身緊緊地壓在她的身上。這時候，可以聽見女的幽幽向着男

的說；

“親愛的哥哥啊！沉靜些兒罷！我很駭怕！我合上眼時，便恍惚見着許多警兵來拿你！哎喲！我很怕！我想假若你真的……咳！我那時只有一死便完了！”

“不致於的！”那男的幽幽地答。“我想他們決拿不到我！我們神不知，鬼不覺的避到此間，這是誰也不能知道的！”

這男的名叫沈之菲，K大學的畢業生，M黨部的重要職員。這次M黨恰好發生一個極大的變故，黨中的舊勢力佔勝利，對新派施行大屠殺。他大概是屬於新派一流人物，因為他平日持論頗激烈，和那些專拍資本家，大劣紳，新軍閥的馬屁的黨員，意氣大大不能相合。大概是因為這點兒緣故吧，在這次變故中，他居然被視為危險人物，在必捕之列。

這女的名叫黃曼曼，是他的愛人。她在黨立的W女校畢業不久，最近和他一同在M黨部辦事。她的性情很是溫和柔順，態度本來很不接近革命。但

因為她的愛人是在幹着革命的緣故，她更用着對待情人的心理去迎合着革命。

“但願你不至於——，哎喲！門外似乎有了——腳步聲！靜！靜着！不好做聲！”曼曼把嘴放在之菲的耳朵裏面說。她的臉，差不多全部都藏匿到被窩裏去了。

“沒有的！”之菲說。“那裏是腳步聲，那是三幾片落葉的聲音呢！”他這時一方面固然免不了有些害怕，一方面却很感到有趣。他覺得在這漆黑之夜，古屋之內，愛人的懷上，很可領略人生的意味。

“親愛的曼妹啊！我這時很感到有趣，我想做詩！”之菲很自得地說着。

“哎喲！哥哥啊！你真的是把我嚇死哩！你聽他們說，政府方面很注意你！他們到學校捉你兩次去呢！……哎喲！我怕！我真怕！”曼曼說，聲音顫動得很利害。

又是一陣狗吠聲，他們都屏息着不敢吐氣。過了一會，覺得沒有什麼，才又安心。

老不成眠的之菲，不間斷地在翻來覆去。過了

約莫兩個鐘頭之後，他突然地癢着僵臥着的曼曼，用手指輕輕地抹着她合上的眼睛，向着她耳邊很嚴肅地說：

“你和我的關係，再用不着向別人宣布，我倆就今晚結婚吧！讓這裏的臭味，做我們點綴着結婚的各種芬馥的花香！讓這藏棺材的古屋，做我們結婚的禮拜堂！讓這樓上的鼠聲，做我們結婚的神父的祈禱！讓這屋外的狗吠聲，做我們結婚的來賓的汽車聲！讓這滿城的屠殺，做我們結婚的牲品！讓這滿城戒嚴的軍警，做我們結婚時用以誇耀子民的衛隊罷！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，我們就是今晚結婚吧！”

“結婚！”這兩個字像電流似地觸着裝着睡的曼曼全身。她過身有一股熱氣在激動着，再也不僵冷的了。她的心在跳躍着，脈搏異常亢急，兩頰異常灼熱。這真是出她意料之外，一年來她所苦悶着，所不能達到的問題，今晚却由他口中自己道出！

沈之菲在K大學的二年級時，他的父母即為

他討了一個素未蒙面的老婆。雖說，夫婦間因為智識相差太遠，沒有多大感情，但形式間却是做了幾年夫婦，生了一個女孩兒。在大學畢業這年，大概是因為中了 *Cupid* 的矢的緣故吧，在不可和人家戀愛的局面下，他却偷偷地和黃曼曼戀愛起來。這曼曼女士，因為認識了他，居然和她的未婚夫離婚。她明知之非是個有妻有子的人，但她不能離開他。她只願一生和他永永在一塊兒，做他的朋友也可以，做他的妹妹也可以，做他的愛人也可以！她不敢想到和他做夫婦，因為這於他的犧牲是太大的了！出她的意料之外的是“結婚”這兩個字，更在這個恐怖的夜，由他自己提出！

“結婚！好是很好的，但是你的夫人呢？……”

曼曼說，聲音非常淒媚。“她當然是很可憐！但，那有什麼辦法？我們怕也只有永遠地過着流亡的生活，不能回鄉去的了！——唉！親愛的曼妹！我一向很對不住！我一向很使你受苦！我因為知道幹革命的事業，危險在所不免；所以一年來不敢和你談及婚姻這個問題。誰知這時候，我的

危險簡直像大海裏的一隻待沉的破舟一樣，你依舊戀着我不忍離去，你這樣的愛我，實在是令我感激不盡！我敢向你宣誓，我以後的生命，都是你的！我再也不敢負你了！曼妹！親愛的曼妹，這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，我們便今晚結婚吧！”之菲說，眼間濕着清淚。

她和他緊緊地摟抱着，眼淚對流地泣了一會，便答應着他的要求了。

二

沈之菲本來是住在K大學，黃曼曼本來是住在W女校的。一半是因爲兩人間的情熱，一半是爲着避去人家的暗算，他們在二個月以前便秘密地一同搬到這離C城不到一里路遠的T村來住着。他們住的地方，是在一個齋寺的後座。齋寺內有許多齋姨，都和他們很愛好。齋寺內的主持是個年紀五十餘歲，肥胖的，好笑的，好性情的婆婆。人們統稱呼她做姑太。姑太以下的許多姑（她們由大姑，二姑，三姑排列下去。）中，最和他們接近的便是

大姑和十一姑。

大姑姓岑，是一個活潑的，聰慧的，美麗的女人。她的年紀不過廿六七歲，瓜子臉，彎彎的雙眉，秀媚的雙目，嫩膩膩的薄臉皮；態度恬靜而婀娜。這半月來，姑太恰好到五港探親去，齋寺內的一切庶政，全權地交落在她手裏。她指揮一切，談笑自若；大有六轡在握，一塵不驚之意。十一姑是個粗人，年紀約莫三十餘歲的樣子，頰骨很開展，額角太小，膚色焦黑；但態度却很率真，誠懇和樂天。這次黨變，之菲和曼曼得到她倆的幫助最多。

黨變前幾日，之菲害着一場熱症。這日，他的病剛好，正約曼曼同到黨部辦公去。門外忽然來了一陣急劇的扣門聲。他下意識地叫着婆媽三孃開門。他部裏的一個同事慌忙地走進來，即時把門關住，望着之菲，戰慄着說；

“哎喲！老沈！不得了啊！……”

“什麼事？”之菲問，他也爲他的同事所嚇呆了。

“哎喲！想不到來得這麼利害！”他的同事答。

“昨夜夜深時，軍警開始捕人！聽說V大學給他們拿去二百多人，全市的男女學生，給他們拿去千多人！各工會，各社團給他們拿去三千多人！——我這時候走來這裏，路上還見許多軍警，手上紮着白布，荷槍實彈如臨大敵似地在叱問着過往的路人！我緩一步險些給他們拿去呢！嚇！嚇！”

這來客的名字叫鐵瓊海，和沈之菲同在黨部辦事不久，感情還算不錯。他是個大臉膛，大軀體，熱心而多疑，激烈而不知進退的青年。

過了一會，又是一陣打門聲。開門後，兩個女學生裝束的逃難者走進來，遂又把門關上。這兩個女性都是之菲的同鄉，年紀都很輕。一個高身材，舉動活潑的名叫林秋英；另一個身材稍矮，舉動風騷的名叫杜蕪芬。她倆都在W女校肄業。林秋英憨跳着，望着沈之菲只是笑。杜蕪芬把她的兩手交叉地放在她自己的胸部上，嬌滴滴地說：

“哎喲！嚇煞我！剛纔我們走來找你時，路上碰到一個壞蛋軍人，把我們追了一會，嚇得我啊——哎喲！我的心這時候還跳得七上八落呢！嚇！嚇！”